

对母语概念的理论述评

陈建伟

(苏州学院 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 母语是一个被学界运用比较频繁的概念。对于母语概念, 国内外学者各有自己的诠释。为廓清母语概念理解和运用比较含混的情形, 文章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母语概念之涵义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母语; 情感; 认同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2X(2014)01-0048-0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口移动的加剧, 母语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相应地, 母语一词的使用也渐趋频繁。但是, 综观学术界、社会现实中母语概念的运用, 我们发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尚存偏差, 比如, 近年来我国语言规划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中所提到的母语主要是针对国家通用语言而言;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领域所指的母语又多面向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调查中有些被调查人将母语等同于最初学会的语言……母语概念理解偏差有可能导致政策冲突, 危及民族和谐及社会稳定。

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 母语概念问题就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 至今, 已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 对于语言教育规划、语言政策制定、语言人权维护,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母语(mother tongue)概念溯源

在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中, 我国早期出版的工具书, 如《辞海》《辞源》, 没有关于母语的解释。至于我国何时开始使用母语概念, 尚无从考究。

在西方, 母语的英文表达是 mother tongue。追溯这一术语来源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 Einar Haugen 和德国语言学家 Johann Leo Weisgerber。Einar Haugen 认为术语 mother tongue 产生于 1100 年前, 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中世纪初, 它是一

个带有偏见的术语, 相对于父亲的语言(拉丁语), 人们用它来描述“女性和孩子有意忘掉的语言”; 文艺复兴时, 母语成为“通过圣经表达出来的上帝的语言”, 其使用仅限于宗教领域; 到 18 世纪, 母语演变成“人类的语言”“人们内心的语言”。^[1] Johann Leo Weisgerber 对“mother tongue”的词源进行研究, 认为它是“母亲的语言”, 来源于 12 世纪的日耳曼语, “日耳曼语言中的‘母语’一词是中古拉丁语 materna lingua 以及其他罗曼语言相应词汇构词的源头。后来进入拉丁语, 讷·黑索(Jener Hesso)是 1119 年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 他是一个斯特拉斯堡人(Strasbourg)……自 14 世纪中叶开始, 来自日耳曼语言区所有地区的文件显示了这个词的使用是很惯常的”^[2]。

二、各种理论下的母语概念

目前, 关于母语概念的理论, 可以归纳为语言社会化论、文化—政治论、情感判断论、社会功能论、综合判断论五种类型。

1. 语言社会化论

该理论认为, 母语是孩子最初社会化的语言, 是孩子最先学习的语言。目前, 一些常见的工具书大多采用类似的说法, 如《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青岛出版社, 1992): “母语”是“指人在幼儿时期通过与第一语言集团其他成员接触而掌握的第一

收稿日期: 2013-10-24

基金项目: 系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项目(2012SJD74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校成果创新项目(2010SZDC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建伟(1975-), 女, 山东临沂人, 文学博士, 复旦大学出站博士后, 现为苏州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种语言”；《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母语”是“小时最先学习的语言,不是在学校学习或长大后学习的语言”;《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七版)(商务印书馆,2007):母语“mother language”指“小时候最先学说的语言”,等等。很多学者在文章中指出,母语就是一个人出生后最先习得的语言,如赵忠德(2003)提出:“母语是人进入人类社会所掌握的第一种语言。”^[9]班昭(2008)认为母语是“人在幼年时期(10岁以前)主要通过模仿而掌握的语言”^[10]。

2. 文化—政治论

这种理论把母语和民族语言等同起来,认为母语就是民族语言。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将母语定义为“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在对相关术语进行界定时,把母语和“本族语”视为同一概念^[1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对“母语”的解释是“指本族语。如汉语为汉族成员的母语”。

李宇明通过对单一语言群体、双语社会、双语家庭、语言转用和语言死亡等多种复杂情况的考察,指出“母语是个民族领域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母语直接指向民族共同语,但不指向共同语的地域变体”^[12]。王宁、孙炜强调“笼统地说,母语是指本民族的语言。就个人的言语来说,幼年时自然习得的语言,叫做自然母语……自然母语以民族语言的方言为大多数。母语还必须建立第二个概念,那就是社会母语的概念。社会母语是与外语相对应的,他是整个社会对外交流的语言,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标准语”^[13]。冯学锋、李晟宇^[14]也持类似的观点。

3. 情感判断论

洪堡特曾说过,任何语言的任一要素都带有感性特征的痕迹。^[15]母语作为一种比喻,暗指它在某些方面与特定的情感相联系。于是,在定义母语时,有的学者强调个人的情感取向,如戴庆厦、何俊芳认为“母语”概念按照心理标准,“就是一个人从感情上确认哪种语言是自己的母语”^[16]。Macky, W.(1992)提出,母语可以是人们最有感情的语言。^[17]

4. 社会功能论

这种理论基于语言的社会功能,着重从语言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的角度出发,如,劲松认为,“母语应该是儿童初始习得并延续使用或当前作为思维和交际工具的语言。使用几种语言的人,初始习得的语言只要延续使用,无论使用的水平和频率,这个初始习得的语言就是他的母语”^[18];一

旦初始语言忘却不再使用了,母语就是“当前作为思维和交际工具的语言”^[19]。

5. 综合判断论

Skutnabb-Kangas T, Phillipson R(2008)^[20]认为可以用四个标准来定义“母语”:起源、认同、能力、功能。其中,“起源”指一个人最先学会的语言。“认同”包括“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同”。“内部认同”指一个人认同的语言;“外部认同”指其他人认为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语言。“能力”指一个人最了解的语言。“功能”指一个人使用最多的语言。

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而言,定义母语的角度是不同的。主体语言使用者的母语要综合四个标准来定义,如,挪威人说挪威语,日本人说日语,他们最先学会本国语言,他们自认为是挪威人或日本人,也被外界认为是他们国家语言的使用者,他们最熟悉、最常用的语言是挪威语或日语。少数语言使用者的母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在主体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少数语言使用者,应该从起源和内部认同的角度界定母语;对于受到同化的土著人及少数人,对于使用濒危语言的族群而言,应该从内部认同的角度定义母语。

三、评述与讨论

以上关于母语概念的理论,各有侧重。其中,语言社会化论把母语和最先习得的语言联系起来,考虑到人们早期形成的价值、性格、情感和最初形成的概念紧密相关,但是,该理论忽略了语言学习的多种可能性。对于那些生活在双语或多语家庭的人而言,他们小时候可能同时学会了两种或多种语言,其母语如何确定呢?另外,对于那些小时候学习了某种语言,后来不用或忘记该种语言的人而言,其母语又如何界定呢?

文化—政治论把母语概念和语言获得顺序、语言获得情况区别开来,将母语理解为民族语言,有利于推广民族语言教育。但是,该理论忽略了语言和民族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忽略了民族语言使用的特殊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民族由于某些原因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有的民族内部使用多种语言,另外,由于族际通婚和移民,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就不会说本民族语言……这些情况给母语概念的确定带来了挑战。

情感判断论强调情感在语言取向中的作用,但是,在情感语言学中,情感作为人类独有的一种复杂心理活动,由认知引起,也会影响认知,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母语,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因为个人往往会根据情境的需要调整情感,其母语界定可

能会发生变化。

社会功能论强调语言的工具性,从使用的角度界定母语,容易导致母语概念的泛化,另外,该理论对于语言使用领域等问题没有进行界定,无法满足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要求。

综合判断论考虑到不同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试图使母语概念更加丰满。但是,该理论在强调认同在母语概念中的作用时,对于认同是什么的问题却没有加以澄清,这反而给对母语概念的进一步认识与应用带来不便。黄行(2009)指出,语言认同感往往是来自群体自我与他人认定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对语言或语言群体本身的认定。语言认同不但和语言结构本体无关,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乃至说话人的民族归属也没有直接的关系。^[14]根据认同来定义母语,有时具有不可靠性,如,印度196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全国有1652种母语,实际上很多人心目中的母语只是一种认同标志,不是语言。^[15]

基于以上关于母语概念界定的不同理论,我们认为母语概念应该是动态的,单独将它和民族语言、语言能力、语言感情、个体认同中的某个方面联系起来的界定是不准确的。母语一词,本身喻指特定的语言文化总是和特定的情感相联系,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它又是个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定义母语既要使用外部联系的标准,又要使用内部认同的标准(即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在我们看来,“母语”是“和特定的国家或族群联系最密切的语言,也是个体认同的语言”,具有社会性、可塑造性和可共存性。它可能是个人最初学习的语言,也可能是个人后来学习的语言;它可能是个人熟练使用的语言,也可能是个人从来都不会的语言;它可能是个人最有感情的语言,也可能是个人感觉陌生的语言;它可能是个人的家庭语言,也可能是族群记忆中的语言。

参考文献:

- [1] Einar Haugen. The “mother tongue” [C]. in Joshua A. Fishman, Robert Leon, Cooper, Bernard Spolsky ed.,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ulture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Joshua A. Fishman's Sixtyfifth Birthday*, Mouton de Gruyter, 1991: 82.
- [2] 彭彧. 论魏斯格贝尔的母语研究[J]. *德国研究*, 2009, (3): 74.
- [3] 赵忠德. 母语、外语与思维[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7): 18.
- [4] 班昭. 论母语与“半母语”[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114.
-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 本地语在教育中的应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C]//周庆生.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程*, 语文出版社, 2001.
- [6] 李宇明. 论母语[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1): 56.
- [7] 王宁, 孙炜. 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6): 74.
- [8] 冯学锋, 李晟宇. 母语与母语教育[J]. *长江学术*, 2006, (3): 60.
- [9] 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 姚小平,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30.
- [10] 戴庆厦, 何俊芳. 论母语[J]. *民族研究*, 1997, (2): 60.
- [11] Macky, W. *Mother Tongues, other Tongues and Link Languages: What they Mean in a Changing World* [J]. *Prospects*, 1992, (1): 45.
- [12] 劲松. 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中的母语确认[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104.
- [13] Skutnabb -Kangas T, Phillipson R. *Mother tongue: The theoretical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2008: 450-477.
- [14] 黄行. 语言识别与语言群体认同[J]. *民族翻译*, 2009, (2): 11.
- [15] D.P. Pattanayak. *Mother Tongues: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 [C]. in Adama Ouane ed. *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2003: 24-25.

【责任编辑:徐梅】